

史学新论

# 垓下之战新谈

施 丁

**【提 要】**项羽自陈下惨败后,至于垓下,再欲拼搏,北上夺取彭战。垓下是地区名,在睢浚之间平原地带;垓下聚是此区内的聚落。项羽失败被围于垓下聚,众叛亲离,“四面楚歌”,深感“时不利兮骓不逝”,只好宵遁淮南。“迷道”的“阴陵”,是指阴陵县境。

**【关键词】**项羽 垓下 垓下聚

**〔中图分类号〕** K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952 (2010) 05—0124—07

垓下之战,是楚汉相争最后的一场大战。《史记》、《汉书》等古籍写之有声有色。历来学者多有言及,惜甚简略;近世一些军事史、战争史专家有鸿文论之,然与史实有些出入;垓下地区的居民历来关注,指东点西,似乎言之凿凿,但尚可再商量。本人对此颇有兴趣,以往曾经言及,<sup>①</sup>也失之浅陋。今再谈浅见,请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 (一) 项羽欲取彭城

楚汉五年十一月间(公元前203年末),项羽惨败于陈下(今河南淮阳)之后,不是向东南经城父、下城父,跑往钟离(今安徽凤阳),退至淮南东部地区,而是经城父往东,至于垓下。这是为什么?

治中国军事史的专家学者多以为项羽于鸿沟分界或固陵之战后退守陈县,不立即退回或争夺彭城,乃战略失策。殊不知项羽性格要强好胜,自谓“力拔山兮气盖世”,不甘心服输;何况固陵大胜,何必退去!再者,最主要的还是,保守于陈县,此是南北、东西的要冲,粮草基地,是不想轻易放弃而退出中原。他还要

再图进取。

但陈下之战,项羽惨败,所剩人马有限,只能退走。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睢水以南的符离、竹邑、蕲县(包括浚水流域)直至淮河以南的钟离、东城、历阳等大片土地,尚在楚军掌握中。项羽至于垓下,必然到处征集人马,准备再战。故他有军“可十万”。<sup>②</sup>于是北向进击南来的韩信军。他之所以不反击紧追来的刘邦军及英布、刘贾、彭越等军,而是向北进军,就是欲夺取彭城(今江苏徐州)。彭城是楚王之都,前不久才被灌婴袭取。项羽虽然常东征西伐,在一线作战,但其对都城是不能失而不问,不可轻易放弃的。

想当年,楚汉相争之初(楚汉二年三四月间),汉王刘邦曾率五诸侯军,凡约五十六万之众,东进攻取彭城,兴高采烈,置酒高会。身在齐地的项羽闻知,立即率三万精锐骑兵南下,

<sup>①</sup> 参见拙文《陈下之战与垓下之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第6期;《陈下之战、垓下之战是两回事》,《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1期。

<sup>②</sup> 参见《史记·项羽本纪》,以下再引此文,不再加注。

“大破汉军”，夺得彭城，杀得汉军和诸侯兵惨败南逃，“汉卒十余万人皆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项羽军“围汉王三匝”。<sup>①</sup> 刘邦窘迫逃跑，狼狈不堪。如今项羽尚有十万之众，怎不北上进取！也许可以转败为胜，重振军威，让刘邦更加难堪。

想不久之前，鸿沟分界，项羽东还，刘邦竟然背信，率军“追项王至阳夏南”。项羽奋威，还击汉军，“大破之”。刘邦只好龟缩“入壁，深堑而自守”。如今项王再次发威，难道不可以战胜复兴！

再从稍后的“东城快战”来说，项羽于垓下宵遁之后，经过阴陵迷道，至于东城只剩二十八骑，被汉军灌婴数千骑兵追上。他毫不畏惧，竟然“快战”一番，冲击汉骑重围，“斩将，刈旗”，“汉军皆披靡”，“杀数十百人”，而楚军只损失“两骑”。这是何等的快事！如今项羽既然拥有“可十万”大军，何不牛刀一挥，进军夺取彭城！

垓下大战伊始，很可能是项羽先动手。《史记·高祖本纪》云：“高祖（刘邦）与诸侯兵共击楚军，与项羽决战垓下。淮阴侯（韩信）将三十万自当之，孔将军（孔熙）居左，费将军（陈贺）居右，皇帝在后，绛侯（周勃）、柴将军在皇帝后。项羽之卒可十万。淮阴先合，不利，却。”此“淮阴先合”之“先”，是说汉军和诸侯兵击楚军，是韩信所率的齐军先接战，并不一定是先主动击楚军。“淮阴先合，不利，却”。也就是说，项羽先击韩信军，得利，前进。有些专家学者依据《高祖本纪》下文“孔将军、费将军纵，楚兵不利，淮阴侯复乘之，大败垓下。”进行推测，说：韩信善于用兵，尤擅长于以退为进，其于井陘之战、潍水之战都可作例证。此次垓下之战，他很可能故伎重演，所谓“不利，却”，必是引诱的钓饵。本人以往也如是想。但今再行思考，勇于攻战的项羽，其以精锐趋敌而突击重心，也是不乏例证的。其恢复彭城、固陵大捷就可为例证。

因此，本人以为，项羽于垓下之战，本欲北上夺取彭城。在面临大敌的情景下，他很可

能先下手为强，且取得了先着之胜。当然，这是一步险棋！这个冒险行动失利，导致了速亡。这步险棋是否等于失着，是可思考和推敲的。

顺便谈一下灌婴骑兵部队的所属问题。有说，韩信为齐王之后，“遂决计继续与刘邦合作，乃遣灌婴将骑兵深入楚地，纵横扫荡楚之大后方……韩信此次遣灌婴对楚大后方作此种深入之纵横扫荡，实予项羽以一致命打击。”以致项羽“乃不得不划鸿沟以求和焉。”又说：韩信率齐兵“南下，以灌婴骑兵为前军，首先向彭城进击，破之。”<sup>②</sup> 袭用此说者颇有其人。

有说：“韩信率军由城阳西进，进占彭城，项羽四面受敌，才向（从？）彭城撤退。”<sup>③</sup>

有说：“韩信之骑兵部队乘机向彭城进攻，一举将彭城击破，楚柱国项它被汉军俘获。”<sup>④</sup>

以上三者都将灌婴骑兵部队归属于韩信，实在是读史理解有问题。

灌婴自齐地南下进军、袭取彭城时已不是韩信部下。韩信取得齐地后，要求称王，刘邦无奈，只好遣张良前去封其为齐王。《史记·灌婴列传》云：“齐地已定，韩信自立为齐王，使婴别将击楚。”这是简略的写法，稍欠明确。即使如此，“婴别将”也已说明灌婴骑兵部队扫荡楚大后方及夺取彭城，乃独立行动，并不属于韩信南下大军，也不受韩信指挥。《史记·淮阴侯列传》云：“张良往立信为齐王，征其兵击齐。”《汉书·韩信传》、《汉纪》、《资治通鉴》均采用之。这个史料很重要。它说明汉王刘邦使张良往齐封韩信为齐王，以遂其意；同时征调了他属下的灌婴骑兵部队，以为己用。据《史记·灌婴列传》记载，楚汉相争之初，楚汉两军在荥阳、成皋间对峙，刘邦因楚有骑兵部

① 参见《史记·夏侯婴列传》。

② （台北）三军大学编《中国历代战争史》第3册，军事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76页、82页。

③ 《中国军事史》第2卷，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242页。

④ 《战典·中国著名战例》卷1，长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158页。

队，马上组建自己的骑兵，以灌婴为首，进击楚地，提升其由中大夫为御史大夫。楚汉三年，灌婴受汉王之命“将郎中骑兵东属相国韩信，击破齐军于历下”，直至击破龙且军。定齐成功，韩信已为齐王，“征其兵”，即征调灌婴另有任用，于情于理都是说得过去的。故韩信同意。而后灌婴南向击楚系列活动，包括取得楚都彭城，自然是独立行动，功乃灌婴所立，与韩信无涉。直至颐乡会晤汉王刘邦，才由刘邦直接指挥。至于垓下，灌婴骑兵部队乃汉军前锋。待至项羽宵遁被刘邦发觉，灌婴是奉刘邦之命而追击项羽的。

张良至齐征用灌婴军，是楚汉四年二月的事。固陵之役是楚汉五年十月发生的。在此役前，汉王刘邦约齐王韩信来会战，遭到韩信拒绝。自四年二月至五年十月的十九个月期间，灌婴驰击楚后方的行动，怎能算为受韩信指使或为其前锋呢？固陵之役后，汉王听从张良、陈平之策，许封韩信为楚王，并许赐大片楚地，韩信才有了积极性，挥齐师南下，此大约是五年十一月之事。而在韩信南下时，灌婴已配合刘邦进行了陈下大战。《灌婴列传》所写“（灌婴）汉王会颐乡，从击项籍军于陈下，破之”，是很清楚的。这又怎能说灌婴军为韩信齐军的前锋呢！

楚军与韩信齐军合战，先胜，进击。齐军之孔熙将军、陈贺将军从左右夹击楚军，“楚兵不利”，韩信“复乘之”，于是楚军“大败垓下”。

## （二）垓下与垓下聚

垓下、垓下聚有所区别。垓下是地区名，垓下聚是在垓下地区的聚落名。

何谓“垓下”？《说文》对“垓”的解释是“兼垓八极地也。”段玉裁注：“兼备八极之地谓之垓”。据此，所谓垓下，就是八极地之下。这一定是地区名，非具体地点。犹如“塞上”、“塞下”、“河上”、“吴下”、“关东”、“山东”、“关中”、“关西”等等，是不能指定为具体地点的。

大致说来，楚汉之际的垓下，在睢水、洨水（今沔河）间开阔的平原地区，约在北

纬33度~34度，东经117度~118度的范围内。此处当南北要冲，是兵家必争之地，能容得下数十万人马驻屯和战争。如今灵璧、泗县、固镇等县境内多处“霸王城”故址，相传为项王楚军驻地，也能说明历史问题。《汉书·地理志》载，“洨”下有“垓下”。洨，西汉是侯国邑，东汉改为县。应劭说：“洨水所出。”洨水，即今安徽灵璧县南、固镇县北之沔河。它自今安徽宿州市北分蕲水东南流，经宿县、灵璧、固镇境，至五河县西北会涣水（今浍水）“南入淮”。垓下就在洨水（今沔河）地区及洨北一带。垓下在洨县（国），自班固《汉书·地理志》所书“洨（自注：侯国。垓下，高祖破项羽。）”之后，一千多年间是无人怀疑的。东汉应劭、三国魏苏林、晋徐广、南朝宋裴驷、梁刘昭、北魏酈道元、唐孔颖达、颜师古、李贤、司马贞等学者都信从班固之说。

只是苏林、李奇、刘昭、酈道元等提到了“垓下聚”。垓下聚，即垓下的聚落，当是垓下地区的一个具体地点。酈道元《水经注》卷30《淮水注》云：“洨水又东南流迳洨县故城北，县有垓下聚，汉高祖破项羽所在也。……洨水又东南与涣水乱流而入于淮。故应劭曰：洨水南入淮。”垓下聚在洨县，可谓早有定说，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号称长于地理的唐人张守节却在《史记正义》里说：“垓下是高冈绝岩，今犹高三四丈，其聚邑及堤在垓之侧，因取名焉。今在亳州真源县东十里，与老君庙相接。”<sup>①</sup>唐代真源县东十里有否“垓下”，不大清楚。但这个地方在秦楚之际属陈郡苦县，与颐乡相近，而不在沛国洨地。张守节把不同郡县的两个“垓下”混为一谈，显然错误。元代胡三省注《资治通鉴》、近世范文澜撰《中国通史简编》取其说，不免有失察之过。其实明清时期的《明一统志》、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大清一统志》等仍按班固之说，早就弃张守节之说而不顾。

<sup>①</sup> 参见《史记·项羽本纪》注引《正义》。

近人注意到楚汉相争在陈下有次大战，这是很有史识的；但他们说“垓下”就在陈县，或说“垓下”乃“陈下”之误，把垓下与陈下两地、两次大战混为一谈，乃大错特错。拙文《陈下之战与垓下之战》、《陈下之战、垓下之战是两回事》已有考辨。本人是坚信班固、酈道元之说的。

秦楚之地的洨地，包括现在安徽固镇县、灵璧县等大部分地区；垓下在洨水（今沱河）流域及洨北地区。今人对垓下聚地点有所争议。有说垓下在灵璧县东南、沱河北岸；有说垓下在固镇县东、沱河南岸的濠城镇“霸王城”。其实此两说所争议者是垓下聚地点，而非垓下地区。对于垓下聚，魏晋南北朝学者多有提及，只说在故洨县，未曾详言具体地点。是后学者考真求实，地理方志指点列图，时代越远，求真越切。此处略举几例：

(1)《元和郡县志》卷10（虹县）：“垓下聚在县西南五十里。”

(2)《太平寰宇记》卷17（虹县）：“在县西南七十八里，即汉洨县也，属沛郡。垓下，洨县之聚落名。”又云：“垓下在（虹）县西五十里。汉兵围项王于垓下，大败之。”按：此将洨故城、垓下是分为两处的。

(3)（明）嘉靖《宿州志》卷1（灵璧）：“濠城集在城南五十里。”卷7：“濠城在县南五十里。《汉书》：‘洨有垓下聚。注云：洨故城，在虹县西南，即此城也。’”又云：“垓下，在虹县西五十里，本汉洨县，后省入虹。《汉书》：洨有垓下聚。《文献通考》：在虹县。今地属灵璧，即濠城地也。项羽至垓下，兵少食尽，汉兵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即此。”按：此未将垓下聚与洨故城（濠城）混二为一。

(4)《明一统志》卷7：“垓下在虹县西五十里。汉兵围项羽垓下，大败之，即此。”按：此“垓下”，实指垓下聚。

(5)《读史方輿纪要》卷21：“垓下聚（虹）县西五十里。”“洨城在（灵璧）县南。汉洨县，属沛郡。”按：此将垓下聚、洨城明确地分为两处。

(6)《大清一统志》卷87：“洨县故城在灵璧县南五十里。汉县，为侯邑，属沛郡。东晋后废。《寰宇记》：濠城在虹县西南七十五里，即汉洨县。县志今为濠城集，在县南五十里。”又云：“垓下聚在灵璧东南。《史记》：高祖与诸侯共击楚军，与项羽决胜于垓下。《元和志》：垓下在虹县西南五十四里。”按：此言濠城（集）、垓下聚是两地，一在灵璧南，一在灵璧东南。

(7)（清）《泗虹合志》：“濠城即洨城，在城西南五十里。《汉书》‘洨县垓下聚’。《文献通考》云，‘即虹之濠城也。汉有洨侯。’应劭曰：‘洨水南入淮。’（按：濠城，古虹地，今属灵璧县。）”又云：“垓下，在城西五十里。汉王围项王于垓下，即此。”按：所谓“城”，指泗州城，即今泗县。据所言濠城在“西南五十里”，垓下在“西五十里”之说，则垓下（聚）在濠城之北，绝非一地。

(8)（清）《灵璧志略》：“濠城集乃洨县之垓下聚，以此知灵璧东南境有古洨县地也。”又，所附《灵璧河渠原委》：“今之濠城集，即古之垓下聚。”按：两书作者皆为贡震。所谓垓下聚即濠城集，仅此一说，未列出依据。

据以上八例来看，自唐至清，绝大多数地理方志都以为，垓下聚、濠城（集）皆在汉洨县境，且濠城即在洨故城所在地，近年固镇县考古发掘亦可证明；但垓下聚、濠城（集）乃两地，而非一地。《灵璧志略》作者贡震勇于立说，将垓下聚移合于濠城集，标新立异，未曾拿出一点像样的证据来，实属无稽之谈。

由此看来，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地图集》上册、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将“垓下”（按：应是垓下聚）标志于今安徽灵璧县东南、沱河北岸，大致是可信的。是否完全准确，另当别论。古人所言地理方位，有时稍有粗略。也许将来有新的考古文物出现，来证实准确的垓下聚故址。至于所谓垓下聚就在濠城集一说，两千年来的历史文献是帮不了其忙的。

### (三)“时不利兮骓不逝”

垓下大战，楚军失败。“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已皆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相传虞姬和歌曰：“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sup>①</sup>此已尽透露了楚军失败原因及项王为何宵遁的消息。

楚败军被数十万汉军及诸侯兵围困于垓下聚一地，“兵少食尽”，难以为继。此为最基本的问题。

“兵少”，是战士少，因为阵亡了，逃跑了，饿死了。不只是士卒少，带兵之将也少了。项王之将，数月之前龙且被杀；月前大司马周殷叛楚归汉；在陈下之战中，左令尹吕青临阵反戈一击，陈公利几也降于汉；大将钟离昧一败再败于汉将丁义、灵常，<sup>②</sup>很可能此时潜逃。季布也可能早就隐去。

有说：“（项羽）到达垓下地区后，项羽与大将季布、钟离昧等都认为垓下地形险要，可以防守，于是决定构筑营垒，进行防御，以便整顿部队，恢复军力，准备与汉军在垓下地区决战。此时，项羽军的大致态势是：季布军在垓下以西以南地区；钟离昧在垓下以东以北地区；项羽自率主力于垓下周围地区。”<sup>③</sup>此说头头是道，但不知何所依据。据《史记·季布列传》记载，季布，“楚人”，“项籍使将兵，数窘汉王”。故楚汉战后，刘邦悬赏捉拿季布，而“季布匿濮阳周氏”，转而卖给“鲁朱家”为奴。根据季布“匿濮阳”来推测，他很可能在陈下之战前已从楚营开了小差。濮阳，在今河南濮阳地区。季布从荥阳、鸿沟地区逃往濮阳较为方便；而从垓下往汉军中心地区潜逃则较危险。此亦推测，不足定论。但断言“季布军在垓下以西以南地区”，是毫无根据的。

据《史记》、《汉书》记载，汉王刘邦与钟离昧在荥阳、成皋间是交过手的。钟离昧“数窘汉王”，必在荥阳、成皋对峙之时，或在固陵之役。到了陈下之战时，钟离昧已是汉军丁义、灵常手下败将，无从窘迫汉王。垓下之战时，史籍丝毫未记及钟离昧踪影。只是有此史记：“项王亡将钟离昧家在伊庐，素与信善，项王死后，亡归信。”<sup>④</sup>据此可知，钟离昧与韩信是同乡故友，垓下未曾交手，项羽死后昧才投靠于信。断定“钟离昧在垓下以东以北地区”，实在子虚乌有。

所谓“兵少”，还可说明损失惨重，甚至已是众离亲叛。故项羽才有“时不利兮骓不逝”之伤感。“时不利”，是言汉军与诸侯兵包围而来，“四面楚歌”，楚大势已去，实已山穷水尽。“骓不逝”，不仅是战马疲劳，骑士亦已困倒，且已丧失斗志。

“四面楚歌”，概括了当时大势。楚歌四起，是汉方楚人因胜利在望而兴奋不已，情不自禁地欢歌，还是将领指使所为以攻楚军心，不得而知。如果推而思之，似乎前者更合乎情理。有说：“韩信为使楚之军心崩溃，乃用‘攻心’之计，于夜间使汉及诸侯军皆唱楚歌。”此不见《史记》，出于推断。但这个推想有点合乎情理。因为韩信军战胜楚军，必先围项王于垓下聚；韩信本是楚人（淮阴人），又即将为楚王，其部下也定有楚士，还会有刚投顺来的楚军，由他指使唱起楚歌对被围者攻心，是很有可能。但此终究是推测。既然能这么推测，也就可以那么推断。

于是，有说：“韩信军遂以各路大军，把项羽军重重包围。双方虽经不断作战，但汉军尚难以彻底打败楚军，为尽快将楚军击败，张良建议刘邦采取以瓦解楚军斗志为主的‘攻心战’，以楚方归顺人员和汉军中善唱歌

① 参见《史记·项羽本纪》之《正义》注引《楚汉春秋》。

② 参见《史记》卷18《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③ 《战典中国著名战例》卷1，长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158页。

④ 《史记·淮阴侯列传》。

者，每夜皆唱楚词、楚歌。”<sup>①</sup>此说似乎是受前说的启发，又觉得其推测尚不到家，故而大胆地重新推断，改“韩信使”为“张良建议”。其高明就在于，深知张良是当时著名的运筹之士、刘邦的第一“画策臣”。但人们不禁会问：当时张良随刘邦已到了包围垓下聚的第一线了吗？此无史记可为依据。又会猜测：难道只有“运筹帷幄之中”的张良会用攻心计，而善于计谋用兵的韩信就不能吗？也许“六出奇计”的陈平再出奇计呢？说来说去，治史者还是以实事求是为原则，而少用猜测或推断为好。

虞美人是引人追思的。她能和歌，歌词哀而不怨，只是深感无可奈何。其人，如今能见到的《史》《汉》等史籍，只写有她在垓下和歌这么点滴的材料，没有其他什么资料再可引证补充的。《楚汉春秋》已早佚，清人辑本也颇为有限。从她和歌一事来推敲，她当是出身于上层社会，受过一定的文化教养，很可能出身于会稽郡治所吴县地区（今江苏苏州市），也就是今天所谓的苏州姑娘。项羽起兵之前，生活于吴县。起兵时二十四岁，风华正茂，郎才而有女貌乃寻常之事。今上海地区有虞姬坟之说，那虞姬有可能是上海姑娘。今上海，秦时在吴地。可是，今江苏沐阳也有虞姬出生地的传说，那她又是苏北姑娘了。美人被人争为同乡亲人，可以理解，是好事佳话。垓下和歌之后，虞姬哪去了？史无明文记载。或传她当时自刎。这是有可能的。后来灵璧县有虞姬庙，东城（今定远）有虞姬塚。对此，不必辨定真伪。追思与祭祀其人多情重义，是可以肯定的。实在难能可贵。

#### （四）“直夜溃围南出”

尽管“四面楚歌”，受围的项王是不会低头投降于敌的。那不是他的性格。“于是项王乃上马骑，麾下壮士骑从者八百余人，直夜溃围南出，驰走。”项王已逃，“是以兵大败”，<sup>②</sup>楚军彻底瓦解。

“南驰”就是驰往淮南。这是项羽当时唯一的选择。试想：韩信率三十万齐军南下，压在

垓下楚军的北方和东北方，楚军已败于其手，是不能再去硬碰的，故北方、东北方去不得。西北方，彭越梁军前来“会垓下”，<sup>③</sup>那条路也行不通。汉军（包括灌婴骑兵部队）由西方陈县追击而来垓下；还有英布、周殷、刘贾等“屠城父”，<sup>④</sup>也由西方来垓下。楚军本是由陈下大败，失去城父，向东退至垓下的，不能西去送死。往东和东南也是走不得的。因为那里是泗水入淮，五河下游，河沟纵横，湖泽深阔，驰骋不便，显然不可选择。只有选择南驰才是最佳办法。因为此时的钟离、东城、历阳等县尚在楚军控制中；且此线又无英布、刘贾等军，绝无大敌当道。

项羽逃出垓下聚之后，“平明，汉军乃觉之，令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之。”“令”者是谁？不是韩信，而是汉王刘邦。“项籍败垓下去也，婴以御史大夫受诏将车骑别追项籍。”<sup>⑤</sup>“诏”乃汉王之命令。

“项王渡淮，骑能从者百余人耳。”自垓下聚至淮河，不足百里。项王逃至淮河渡口，大约用了两个多小时。冬日夜长，可能项王至渡口尚未天晓。找船渡河，需要花点时间。渡口在哪里？很可能在钟离县（今蚌埠市东凤阳县）古淮河渡口。只是项王骑从者锐减了。在近百里的奔逃中，竟有六七百人掉队，或死或亡，可见当时楚骑窘迫和途穷。

至此，项羽再逃。他必是想逃往东南会稽郡，即当初项羽起兵的江东之地。那里可说是他的后方。虽然此时钟离、东城、历阳等尚在楚军掌握之中，然已岌岌可危，难以依恃。故项羽不在钟离停留，再往南驰。

“项王至阴陵，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给曰‘左’。左，乃陷大泽中。以故汉（军）追及之。项王乃复引兵而东，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这是说，项羽到了阴陵县境，迷失道，被田父骗了往西行，陷于大泽，然后才又往东，

① 《战典·中国著名战例》卷1，第159页。

② 《史记·高祖本纪》。

③ 《史记·彭越列传》。

④ 参见《史记》之《项羽本纪》、《高祖本纪》。

⑤ 《史记·灌婴列传》。

至于东城县境。经过此番曲折，项王麾下又锐减了约百骑，只剩下了二十八骑。

目前有篇《项羽何处“迷失道”》的文章，<sup>①</sup>提出所谓“阴陵”，不是秦汉时期的阴陵县，而是“全椒县南二十五里处‘阴陵山’（今属和县）。”并说，项羽南驰是返江东吴中，史载淮河南岸有三条古道可往江东，即东、西、南三路。项羽不可能走东、西二路，只能走南路。其所谓“南路”是：“沿钟离（今凤阳县）、全椒驿道，经阴陵山、四贐山，抵乌江浦。项羽是沿此道南驰的。”这里暂且不讨论“南道”在秦汉时期究竟如何，只是要提醒一下，此说与《项羽本纪》所写内容不免矛盾；而且查《史》《汉》等古籍，秦楚之际只有阴陵县，无阴陵山的记载。所谓项羽迷道阴陵山之说，乃是项羽死后千余年宋代以来个别地理方志书上的记事。

项羽迷道的阴陵，历来学者大多以为是阴陵县，此有《史》《汉》古籍及注书可证。但近世的军事史家也说阴陵是“阴陵山，在今安徽和县北八十里”。看来这个问题还可以再探讨。

所谓“西路不通”，他们是说：“《项羽本纪》载：‘大司马周殷叛楚，以舒（城）屠六（安），举九江兵，随刘贾、彭越，皆会垓下，诣项王。’周殷等率骑北上包围项羽，此路已在汉军势力控制范围，项羽不会自投罗网。”此说

有点根据，但引据不足，有点漏洞，故解析有误。他们所引《项羽本纪》文字之前，漏引了“刘贾军从寿春并行，屠城父，至垓下”十余字，于是刘贾、周殷等军，还有英布，由寿春北上“屠城父”，即进行了残酷的城父之战，然后东进至垓下，这个情节就不大清楚。其实，英布、刘贾等军自城父至垓下，大致是由北纬33.7度东至33.3度，是由西往东，还稍偏南一点。而项羽由垓下南驰钟离，大致在同一东经线上由北而南，一路毫无强敌阻挡。忽略这些具体的情况，那垓下之战及其后的战局态势定必不甚了了。

总之，垓下之役，项羽本想由垓下北上夺取彭城，复兴楚威，而刘邦联合各路诸侯军前来围攻，终因天时地理顺逆、敌我众寡悬殊、粮草物资贫富等诸多因素所决定，汉胜而楚败。项羽在“四面楚歌”声中南驰，已是英雄末路，又遭阴陵迷道，于是在劫难逃，乌江自刎乃夕阳残照而已。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赵俊

①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4月8日。

## A New Discussion on the Battle in Gaixia

Shi Ding

**Abstract:** After Xiang Yu was defeated in Chen Xia, he arrived in Gaixia and planned to combat and seize Pengcheng. Gaixia is a regional name, lies in the plains between Sui and Xiao; Gaixiaju is a settlement of this region. Xiang Yu failed and was under siege in Gaixiaju, where he was utterly isolated and faced hostility on all sides. He sighed that “time is not advantageous and swift horse does not run. He had to escape to Huainan in the evening, but lost in “Yinling”, that is, Yinling County.

**Key words:** Xiang Yu; Gaixia; Gaixiaju